

弗洛伊德理论对美学的 两点新启示

孔许友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本文依据弗洛伊德对文学、艺术的相关论述,解释其拓展美学视野的独特见解和对美感背后深层因素的分析,指出其理论对美学研究的新启示。

关键词 弗洛伊德 美学 启示

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577(2007)01-0089-03

弗洛伊德(下文简称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历经百年,影响甚巨。弗氏第一次以科学的态度让世人直面精神的无意识世界,为人类心灵的探索奠定了一个里程碑。他所开创的精神分析路线绵延不绝,荣格、弗洛姆、阿德勒、拉康、德勒兹、伽塔利等学界泰斗的思想开掘一次次证明了这一进路的强大生命力。但问题是,弗氏是否只具有纪念碑的价值?纪念碑只供后人瞻仰,不需要被重读。对此我们不能草率地下结论。也许弗氏的核心观点的确已渐成老套,但细读其文,我们仍能从中找到许多在今天看来还有重要意义的思想闪光。这些思想多由弗氏理论的内核推演而出,又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理论内核。它们不为人们所重视,却充分体现了大思想家的博大与复杂,还有待于我们去钩沉拾遗。基于这一意向,本文试通过分析弗氏若干重要论文指出其理论对美学的两点新启示。

一、被美学遗忘的角落

我们知道,弗氏较少有直接论述美学的文字,他对美学的影响主要在于他的艺术观。但在《论神秘的和令人恐怖的东西》这篇论文中,他对美学提出了一个直接的建设性意见即美学应关注除美之外的感性学领域。众所周知,美学原本

就是感性学。感性涵摄感觉、情感,“美学不仅是研究美的理论,还是研究情感的理论”。^{[1](P.264)}人类情感本多样,可是长期以来,正如弗氏所言,“美学论文一般关心的是美的、有魅力的、崇高的东西——即关心积极的感情以及唤起这些感情的条件和事物,而非与此相反的,令人厌恶、痛苦的情感”。^{[1](P.265)}后者,“常常被证明是美学的边远地带,且为标准的美学著作所忽略”。^{[1](P.264)}尽管现代西方艺术对丑的开掘已达到相当深广的地步,可我们的美学固着于美,对美之外的感性内容熟视无睹,相关论著微乎其微。所谓“美有美学,美在感性的领域内领袖风骚,独占鳌头;丑无丑学,丑在人们的观念中备受歧视,如过街老鼠,无地自容”。^{[2](P.2)}弗氏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早在20世纪初就提醒美学界关心非美之美学,其远见卓识,令人钦佩。

在这篇论文中,弗氏对“神秘和令人恐怖”(德文为 *unheimlich*)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其所用之方法很值得后人借鉴。弗氏的方法有两条,一是词源学研究,即找出“神秘和令人恐怖”一词在其发展过程中归结出的所有涵义。二是实例研究,“搜集所有那些使我们产生神秘和恐惧感的人、事、感觉、经验和情境的特征”。^{[1](P.265)}其中也包括文艺

收稿日期 2006-08-25

作者简介 孔许友(1979-),男,福建莆田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美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作品所提供的例证。

弗氏不同意延奇将“神秘和令人恐怖”等同于新奇和陌生,因为并非所有新奇的东西都可怕,定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通过词源学的详细考察,弗氏惊奇地发现,“heimlich”一词的涵义向其矛盾的意义方向发展,最后恰与其反义词 unheimlich 的意义相重合”^{[11] P. 273}。具体而言,heimlich 主要有两大类意思,一为熟悉的、令人愉快的东西,二为隐秘的、看不见的东西。unheimlich 实际上只是第一义的反义词,而与第二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接下来,该文广泛考察了有关“神秘和令人恐怖”的个别例子。所举例证包括文学作品和亲身经历、见闻,其中文学作品主要有霍夫曼的小说《夜景画》、席勒的诗歌《多层套圈》、马克·吐温的小说《一个流浪汉在国外》、舍费尔的小说《约瑟夫·蒙特福特》以及豪夫童话、希罗多德故事等,通过归纳研究,弗氏总结道:“泛灵论、巫术、魔法、思想万能、人对死亡的态度、不自觉地重复以及阉割情结等,差不多是使可怕的东西变得神秘而恐怖的全部因素。”^{[11] P. 291}。这些因素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源于被克服的思维形式的神秘和恐惧,一类是源自幼时被压抑的情结。经过分别的详细研究,弗氏得出的论点是:“神秘和恐怖感源于某种熟悉的但却受到压抑的东西。”^{[11] P. 295}。这也是为什么 heimlich 的用法会演变为其反义词 unheimlich 的根本原因。神秘和恐怖的并不是什么新奇和陌生的东西,它们早就存在于我们头脑中,为我们所熟悉,只是由于受到压抑而从大脑中离间开来。

另外,弗氏还注意到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神秘和令人恐怖的东西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完全相同。不同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前者许多并不令人感到神秘恐怖的东西如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则会有神秘恐怖效果;二是前者制造神秘恐怖效果的手段比后者多得多;三是内容的区别主要集中在源自被克服的思维形式——即思想万能、愿望的即刻满足、损害他人的神秘力量以及死而复生等的神秘和恐惧感。弗氏分析道,作家具具有不按一般语言规则行文的自由和特权,读者在无形中只能接受他的安排。当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全假设性的背景(如在童话作品中),那么就难以产生神秘、恐怖感,因为产生此感觉的一个前提是一种判断冲突,即

“我们不知道那些已被‘克服’了的东西,那些被认为是不可信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不可能”^{[11] P. 299}。而这一前提被童话的假设背景所取消。作家也可选择比童话背景真实,但却与真实世界不同的背景,像但丁《神曲》、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麦克白》等作品那样承认超精神的实体,如魔鬼或死人的幽灵的存在。只要读者适应作家给予的背景,认为这些东西在作品的世界中存在理所当然,那也不会产生神秘、恐惧感。但是一旦作家假装在通常的现实里行动时,他就“接受了所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产生神秘和恐怖情感的条件”^{[11] P. 299}。这时,他制造神秘、恐怖感的手段比现实生活更多,效果也可以更强烈。总之,“讲故事的人对我们有一种奇特的指导力”^{[11] P. 300}。可以运用各种技巧来引起或排除神秘和恐惧感。弗氏这一项研究的有效性当不只限于神秘和恐惧感,也可以扩展开来启发我们对审美经验、阅读经验及其与日常经验之区别的全面研究。

二、美感背后的东西

美学中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就美感而研究美感,把美感的依据归结为人的审美能力。这一倾向的合理性在于突显审美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独立地位,偏颇处在于有形无形间忽视了审美与其他人类精神质素的内在关联。弗氏作为精神分析学家,他对人类美感的关注却在于挖掘美感背后的深层动机。这些研究本身虽然有其片面性,但它们建立在这样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前提下,即美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其他的精神质素来支撑的。

在《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时代的一个记忆》一文中,弗氏注意到达·芬奇生平钟爱豪华和精美的服饰。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个人的审美兴趣问题,但弗氏通过一系列证据指出这种美感背后的实质是达·芬奇内心模仿和超过父亲的无意识冲动。达·芬奇绘画中“笑着的女人头”、“漂亮的男孩”等主题的反复出现也不是一般的美感能够完全解释清楚的。弗氏曾言“美感也许来源于性感”,这虽然不能算严格的学术语言,但却是审美现代性对日常审美样态的实在表达,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在《作家与白日梦》中,弗氏有失片面地把美学仅仅归结为纯形式的技巧,认为作家的艺术技巧

的功能(也即美学的功能)在于“通过改变和伪装而软化他的利己主义的白日梦的性质”,^{[1] (p. 108)}从而取悦于读者,由此而得的乐趣是“额外刺激”(incentive bonus)或“前期快乐”(fore-pleasure)。我们当然有理由指责弗氏贬低了美学,但我们还须看到弗氏同时认为提供“额外刺激”或“前期快乐”只是艺术技巧的阶段性的目的,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消除读者的精神紧张(自我责备或难为情)来“使产生于更深层精神源泉中的快乐的更大释放成为可能”,^{[1] (p. 108)}从而自由地享受白日梦。总之,艺术技巧的运用不只是为了好看、别致。艺术技巧经常使作家达成这样一种效果:隐藏主人公潜在的行为动机,通过一系列暗示诱导我们填补空缺,调动我们的思维活动,“将我们自己与主人公紧紧联系起来”。^{[1] (p. 234)}在《心理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一文中,弗氏通过分析易卜生戏剧《罗斯默庄园》提出作品中深层动机与表层动机的区分,“深层动机在表层动机之后出现……深层动机……必须是隐含的,不那么容易被观众或读者看出来;否则,人们会因情感的重压而产生抵触的情绪,破坏作品的戏剧效果”。^{[1] (p. 249)}这一论点与上文提到的隐微写作亦可相对照,只是隐微写作乃就个例而言,弗氏这一观点是就一般性来说的。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可以从表面的美感形式挖掘深层

的精神动因,因为深层动机与表层动机并非完全断裂,相反,它们之间总是存在内在的联系,“显性动机应该是隐性动机的弱化与派生”。^{[1] (p. 249)}

弗氏对幽默感的探讨也是独树一帜的。在《论幽默》一文中,他认为幽默不同于诙谐与喜剧,它“具有某种庄严和高尚的东西”,^{[1] (p. 335)}不能以一般的玩笑视之,其实质是超我“给予自我以安慰和保护它免受痛苦,并不与在父母力量中的它的起源相矛盾”。^{[1] (p. 339)}另外,弗氏不仅研究了美感产生的动因,还注意到了阻碍美感产生的因素。在《论无常》中,弗氏思考为什么有些人会由于美的转瞬即逝而影响欣赏的愉悦。他深刻地指出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人们无意识中对哀悼的抗拒。哀悼的实质是里比多(爱的能力)与它所在物体相分离所产生的痛苦,尽管此后里比多可以找到其他的代替物,却终究意难平。此观点为人类审美历史中的怀旧伤逝之情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解释。

参考文献:

- [1]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论文学与艺术[M]. 常宏等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
- [2] 栾栋. 感性学发微[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责任编辑:李开荣)

Two Kinds of New Illuminations on Aesthetics Given by the Theory of Freud

Kong - Xuyou

(Department of Chines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of Freud's important thesis, pointing out two kinds of new illuminations on aesthetics given by the theory of Freud. These two illuminations are on the particular cognition which extends the visual field of aesthetics and the analysis on the deep-seated factors which hide under the aesthetic feeling.

Key words: Freud; Aesthetics; Illumination